

# 武陵山區土家族聚居區“撒葉兒呵”的源流及嬗變

向 會 斌

**摘 要：**“撒葉兒呵”是生活在武陵山區土家族喪葬祭祀活動中的民俗事象，具有歷史性、民族性、地緣性等特徵，這種繁衍生命的儀式作為一種媒介傳遞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在經歷了羈縻州郡時期、土司制度時期、改土歸流時期至今，“撒葉兒呵”在4000多年的流傳中，其形式、內容、流傳的空間地域範圍都發生了蛻變，甚至改變了土家族人喪葬習俗的精神旨歸。

**關鍵字：**武陵山區；“撒葉兒呵”；土家族；流變

武陵山區<sup>①</sup>是湘鄂川黔四省接壤地區，位於第二階梯中段的東緣和第三階梯西緣的交接地帶，長江橫穿其北部，北面有漢水，南部有清江，但連山接嶺、峽險流急，武陵山區“北起大巴山，中經巫山，南過武陵山，止於南嶺，這是一條文化沉積帶。”<sup>[1]</sup>這一地區是土家族主要經濟活動的區域，土家族許多獨特的文化事象在這裡都有遺蹤可尋，盛行在清江流域的喪禮“撒葉兒呵”便是其中之一，“撒葉兒呵”是土家族語，漢語俗稱“跳喪”、“打喪鼓”、“跳廩”等，2006年6月被國務院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土家族民眾把老人自然去世看成“順頭路”<sup>②</sup>，把“老人”<sup>③</sup>看成一樁“白喜事”<sup>④</sup>。寨子裡老人“百年歸壽”後，一名掌鼓師站在堂屋棺材旁用雙槌執鼓領唱，鄉里鄉鄰男子對偶在靈柩前依照一定的程式和節奏跳唱，幫合時多用襯詞“撒葉兒呵”、么女兒合（呵）、啞謎子合（呵）等和聲，也用假聲顫音（翻高八度）眾合，唱詞一般為七言句式，抑揚頓挫，音域寬廣，變化多樣。前來“看信”（即指前往弔喪，當地土話）的人團轉擁擠，既做聽眾，又做伴唱，通宵達旦，“以歌興哀”，以妥亡靈，慰生者。

## 一、歷史時期武陵山區土家族聚居區“撒葉兒呵”發展概述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武陵山區相對隔絕的地理環境造就了土家族這個具有獨特風俗的山地少數民族。關於“土家族”這一人們共同體認定，建國後，黨中央和人民政府多次派出語言學家、民族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嚴學窘、汪明禹、羅常培、潘光旦、王靜如等著名學者深入到武陵山

<sup>①</sup> 這一地區與清代雍正年間改土歸流時土司管轄區域基本吻合。現所轄之地主要有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市長陽和五峰土族自治縣，重慶市黔江、酉陽、秀山、彭水、石柱、武隆、豐都七縣區，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張家界市、常德市石門縣、懷化市、婁底市，貴州省銅仁市。

<sup>②</sup> “順頭路”指老年人一生走到了頭，屬正常死亡（一般指60歲以上、須有子嗣健在且父母已經過世的亡人方可跳喪，對夭亡或死於非命等即真正遇到災禍的人不跳喪）。

<sup>③</sup> 土家族地區方言，指的是老人去世，這裡的“老”做動詞用。

<sup>④</sup> 土家人的習俗是在婚禮上“哭嫁”，即紅喜；在喪禮上“跳喪”，即白喜。

區做過系統地、全面地實地調查，對地域、語言、經濟等和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礎上的心理素質等民族因素做了論證，結合土家族的歷史和族稱、民族意識等進行研究鑒別，1957年1月3日，“土家族”被國務院確立為單一民族。關於土家族的族源問題，學界莫衷一是，很多說法也缺乏足夠的論據支撐，但很多學者基本認同土家族以“巴”為主源的多源說觀點<sup>⑥</sup>。多源說的觀點也證明土家族的喪葬習俗也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文獻記載巴人驍勇善戰，巴師勇銳，在武王伐紂的戰爭中吶喊助威、奮力刺殺，“前歌後舞”，“歌舞以凌殷人”<sup>⑦</sup>，土家族後來的喪葬習俗中“撒葉兒呵”具有明顯的“巴人遺風”。

關於跳“撒葉兒呵”究竟起源於何時，目前尚無史乘可稽。田萬振認為，“撒葉兒呵”喪禮源於土家族先民的白虎崇拜，土家族以白虎為圖騰，跳“撒葉兒呵”如虎舞，歌白虎，頌先人<sup>⑧</sup>。他還通過巴人的早期考古文化—香爐山文化出土的陶器火候、陶印章和瘰君（土家族先人向王天子）的“土船”、大溪文化中遺址上面疊壓的夏時期的巴人墓群中葬式等考古材料論證了“撒葉兒呵”最遲在夏朝就已開始出現了，他還指出，夏至周時期，“撒葉兒呵”在形式上變化不大<sup>[2]</sup>。白曉萍則指出土家“跳喪”與巴楚文化，宗教信仰，與巴人陣戰舞“巴渝舞”都有密不可分的淵源關係<sup>[3]</sup>。黃柏權等人則認為其來源於古代巴國軍隊中的“軍前舞”，即“軍觴”<sup>[4]</sup>。王善才認為跳喪來源於巴國初民們對祭祖活動，是一種圖騰崇拜的祭祀性歌舞<sup>[5]</sup>。以上觀點並不矛盾，都對“撒葉兒呵”有關於土家族本族的習俗、信仰、儀式的關係進行了深入挖掘，都不無道理。可見，“撒葉兒呵”在先秦時期就已產生。

在秦至於宋代，朝廷在武陵山區土家族聚居區實行羈縻州郡制度，秦滅巴以後，拉攏巴人的強大宗姓，採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委強族以治理地方，並與其結為婚姻。對武陵山區的統治，兩漢、魏晉南北朝、隋朝大體承襲秦制。到唐朝時，“即其部落列置州縣”以強宗大姓所形成的自然區域來確定羈縻州，各羈縻州刺史及屬下峒主、頭角官等，都由原部落首領擔任<sup>[6]</sup>（《新唐書·地理志》卷43下）。宋因唐制，仍用土家族首領為官。這種分而治之的政策在政治上雖是一種統治，但相對封閉的環境客觀上對“撒葉兒呵”這樣的喪禮等民俗的流傳提供了條件。

在這一時期對於“撒葉兒呵”的地方誌等文獻羅縷紀存。最早可見《隋書·地理志》記載，“南郡、夷陵……清江諸郡多雜蠻左。”“其左人則又不同，無衰服，不復魂。始死，置屍館舍，鄰里少年，各持弓箭，繞屍而歌，以箭扣弓為節。其歌詞說平生樂事，以至終卒，大抵猶今之挽歌。歌數十闕，乃衣衾棺斂（殮），送往山林。”<sup>[7]</sup>“歌詞說平生樂事”與今天的“撒葉兒呵”接近。唐代樊綽于唐懿宗鹹通三年任安南經略史期間所撰寫有關南詔少數民族的《蠻書》中按《夔城圖經》雲，“夷

<sup>⑥</sup> “多源說”是1983年9月在吉首召開土家族歷史討論會上與會學者提出的，提出了與潘光旦先生巴人說不同的觀點。主要有烏蠻說、濮人說、土著先民說、氏羌說、蠻蜒說、東夷說、畢方說、茲方說、江西說、多源說等等。詳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委員會編的《土家族歷史討論會論文集》（內刊，1983年印。）

<sup>⑦</sup> 《華陽國志·巴志》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常璩著，《華陽國志·巴志》卷一，劉琳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84年版，第4頁。）《尚書大傳·周傳》亦載：“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以待旦。”《太平御覽》卷108證言：“惟丙午，王逮師，前師乃警噪，師乃才采，前歌後舞。”

<sup>⑧</sup> 唐人樊綽在《蠻書》中說：“巴人祭其祖，擊鼓而祭，白虎之後也。”

事道，蠻事鬼。初喪，擊鼓以道哀，其歌必號，其眾必跳，此乃盤瓠，白虎之勇也。”<sup>[8]</sup>（唐代樊綽《蠻書》卷十）擊鼓的運用、“歌必號”、“眾必跳”，這樣，道具“鼓”<sup>⑥</sup>和載歌載舞宏大場面可見跳喪形象呼之欲出，說明唐代“撒葉兒呵”已基本定型。唐代張鷟在《朝野僉載》也記，“五溪蠻父母死，于村外閤其屍，三年而葬。打鼓路歌，親屬飲宴舞戲一月餘日。”<sup>[9]</sup>在五溪蠻<sup>⑦</sup>中，停喪和鬧喪的時間比較長。宋代朱輔在《溪蠻叢笑》也有關於五溪蠻的記述，五溪蠻“習俗死亡，群聚歌舞，輒聯手踏地為節。”<sup>[10]</sup>從隋朝“以箭扣弓為節”到宋代“聯手踏地為節”，“撒葉兒呵”形式逐漸發生了變化，“跳喪人”的地位日漸突出。

元、明至清代初年，朝廷加強了對土家族地區的控制，施行土司制度。朝廷任土酋為土司，土司職位可世襲，但須得到朝廷同意，統轄地比羈縻州範圍大。這一時期，有關“撒葉兒呵”的地方誌記述較少，武陵山區的“撒葉兒呵”等民俗活動也基本保持了羈縻州郡時期的原貌。

清雍正年間，朝廷對黔東北、湘西、鄂西南、渝東南先後實施了“改土歸流”政策，直接任免流官代替世襲的土官，解散土司及武裝力量，設立了府、廳、州、縣等地方行政機構，直接派軍隊駐防，大批“流人糜至”，漢人極增。同治《恩施縣誌·風俗》載，“邑民有本戶、客戶之分。本戶，皆前代土著；客戶，則乾隆設府後，貿遷而來者。”<sup>[11]</sup>（同治《恩施縣誌·風俗》卷七）當地就出現了本戶、客戶之別。道光《施南府志》記，“施郡之民，分裡屯二籍，裡籍土著……喪葬前夕，繞棺歌唱，謂之打喪鼓，既挽歌之遺……屯籍，皆明末國初調撥各省官軍之家，而河南、江南尤多……親喪多遵家禮，朝夕奠，請賓點主祭，後上迎靈、虞祭，間以延僧誦經。”當地也有了裡、屯二籍之分，裡籍土著之民還是沿用了“打喪鼓”的習俗，屯籍則多遵家禮，儀式迥異。

朝廷在武陵山區土家族聚居區施行與中原地區有差異的統治制度，但流人湧入衝擊著武陵山區土家族的風俗。在清江流域，同治《巴東縣誌》記載，“舊俗，歿之夕，其家置酒食，邀親友，鳴金伐鼓，歌呼達旦，或一夕或三五夕。”<sup>[12]</sup>（同治《巴東縣誌·喪祭》卷十）同治《長陽縣誌》記載：“諸客來觀者，群擠喪次，擗大鼓唱曲，或一唱眾和，或問答古今，皆稗官演義語，謂之‘打喪鼓’，唱‘喪歌’。”<sup>[13]</sup>（同治《長陽縣誌·風俗》卷一）同治《長樂縣誌》“家有親喪，鄉鄰來吊，至夜不去，曰‘伴亡’，於柩旁擊鼓，曰‘喪鼓’，互唱俚語哀詞，曰‘喪鼓歌’。”<sup>[14]</sup>（同治《長樂縣誌·風俗》卷十二）又記，“邑東出長樂坪以外，半屬石門、松滋、長陽等縣拔歸，故聲音不一，而冠婚、喪祭，其禮亦頗有不同。”在酉水流域其記有所變化，乾隆四年（1739年）《乾州廳志》記，“初喪，舉家繞白布於首，浼道士取河水浴屍，奏佛事，裡黨無論親疏皆來坐夜，鑼鼓喧闐，歌呼達旦，名曰鬧喪。”<sup>[15]</sup>（來鳳地僻山深，民樸（同雜）夷獠。皆緣（緣）土司舊俗，習尚朴陋，史稱喜巫鬼，多淫祀，至今猶有存者……卯洞地居邑之西南鄙，與土苗雜處……喪事尚歌謠。”<sup>[16]</sup>（同治《來鳳縣志·風俗志》卷二十八）由此可見，改土歸流後，“撒葉兒呵”在清江流域和酉水流域程式發生了變化，“善巫”“尚歌謠”、“喪鼓歌”、“打喪鼓”特徵明顯，跳“喪舞”通宵達旦情形缺失了。

<sup>⑥</sup> 擊鼓是古代軍用小鼓，這也應證了關於“撒葉兒呵”源於“軍陣舞”的說法，筆者生活的恩施巴東縣現在喪鼓一般是牛皮大鼓（1尺8寸3分高，約周長7尺）。

<sup>⑦</sup> 李延壽在《南史·夷貊下》寫到“居武陵者有雄溪、楠溪、辰溪、酉溪、武溪，謂之五溪蠻。”（見叢書《備要史部》中《南史》第654頁。）

土家人擊鼓道哀，踏踏歌舞形態特徵等喪事儀禮，具有古風遺俗的喪儀程式至今仍在土家族聚居區域特別是清江流域大量存在、大行其道。1993年新版《巴東縣誌》“人死入夜，親友、鄉鄰於靈堂伐鼓踏歌。稱打喪鼓”，又叫“鬧夜”。縣境北部地方鬧夜，延歌童率眾孝繞棺而歌，或坐於柩前對歌。南部地區，於靈柩前。一人伐鼓領歌，眾人起舞蹈歌，稱之為“打撒爾荷”，歌呼達旦，有延至數夜者。”<sup>[17]</sup>《建始縣土家族簡史》明確記載，“跳喪鼓是土家祭祀死人的舞蹈。流行在土家聚居的官店、景陽及其他各地，稱呼也不相同，有稱‘跳喪鼓’的、有稱‘撒葉（兒）呵’的、有簡稱‘跳喪’的，也有稱‘打喪鼓’或‘鬧靈歌’等等。”“縣內主要有四種風格”，官店東雲跳喪鼓；花坪石馬、後塘、關口、黃木壩一帶叫跳喪鼓；高坪、望坪一帶叫鬧靈歌；貓坪安樂井叫跳喪鼓。”<sup>⑩</sup>1985年《龍山縣誌》載，“請道士‘開路’，敲鑼打鼓‘解燈’，兒女戴孝磕頭。有的還請歌師唱喪歌。……建國後，選時、選地、開路、解燈等活動已經少見，請人唱喪歌則較為普遍。”<sup>⑪</sup>“歌詞說平生樂事”，生動潑辣的風流歌等等，“撒葉兒呵”逐漸由祭祖變成悼亡儀式。在筆者家鄉湖北巴東縣，跳喪舞步有“四大步”、“滾身子”等，還有“犀牛望月”、“猛虎下山”、“鳳凰展翅”等帶有模仿動物的表演動作。可見，“撒葉兒呵”在也發生著由娛神到娛人的歷史變遷。

## 二、清江流域土家族“撒葉兒呵”現代變遷

在土家族地區，對於大多數的土家人來說，“若祖上老一輩的東西現在失傳了，那作為後代是不負責任的”，這種民族責任意識至今是存在的。在“撒葉兒呵”傳承過程中逐漸出現了由祭祀到表演的分化。上個世紀70、80年代，土家“撒葉兒呵”出現了重大轉型，由“撒葉兒呵”改編的“巴山舞”“清江舞”出現。隨著民俗旅遊發展和文化遺產保護的需要，許多文化工作者對這種喪禮的歌舞形式進行提煉、加工、包裝成了“巴山舞”，湖北長陽田玉成、覃發池等可以說是先驅，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整合撒爾呵、擺手舞、黃四姐、肉連響等舞蹈和音樂元素，創編了“清江舞”。無獨有偶，1977年4月，紅遍全國的“北方秧歌”也展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或許巴山舞就受到這種喜聞樂見舞蹈的啟發。

“巴山舞”首次在全國性的活動亮相是2001年4月在湖北宜昌舉行的“中國三峽國際龍舟拉力賽閉幕式”上，其歡快節奏和韻律等到與會領導和專家的肯定，這一次助推了“巴山舞”這種土家族的民族文化走向全國。後來發展成巴山操，作為廣場舞推向到全國。2003年，當地文化站站長田玉成策劃並組織了“中國首屆土家族撒葉兒呵大賽”，來自武陵山區近400名民間藝人參加了角逐。2006年，他宣導的“民族文化進校園，民間藝人進課堂”成效顯著，長陽資丘鎮有3000名中小學生會跳“巴山舞”。長陽土家族“撒葉兒呵”于2006年進入全國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在2007年11月《長陽土家族撒爾呵》參加“全國第八屆藝術節群星獎廣場舞比賽”並榮獲“群英獎”。而後，

<sup>⑩</sup> 1966年內刊《建始縣土家族簡史》，第110-112頁。

<sup>⑪</sup> 龍山縣修志辦公室編《龍山縣誌》（1985年12月內部發行，第582頁）

長陽民俗文化村建立，“巴山舞”演出數千場次，國內外遊客絡繹不絕。2008年，恩施巴東縣撒葉兒呵組合參加中央電視臺舉辦的“第十三屆青年歌手大賽”，獲得“原生態唱法優秀獎”，在全國反響強烈。

“撒葉兒呵”從最早原始儀式的單純穩定，到普通農家堂屋和稻場的跳喪，再到推廣健身運動的“巴山舞”，從分散的山寨祭祀歌舞轉移到城市宏大舞臺上娛樂表演，經歷了從“下里巴人”到“陽春白雪”的蛻變，也改變了其內涵時空形式，喪禮上跳“撒葉兒呵”的人中途可以休息，喝茶、抽煙等，場所也可以是堂屋或隨著人數增加而向稻場擴散。跳喪的人也可以隨時更換，著裝隨意，歌詞也可以是男歡女愛的打情罵俏的葷歌。但是搬上舞臺的“巴山舞”“清江舞”打破了原來女人參與的忌諱<sup>②</sup>，人人可以學、可以跳、可以唱，但音樂失去了“撒葉兒呵”原生態叫歌的靈活。

### 三、對“撒葉兒呵”流變的思考

對生活武陵山區這種崇山峻嶺、居住分散的土家人來說，“撒葉兒呵”是加強民族交流和增進感情的紐帶。“人死眾家喪，一打喪鼓二幫忙。”“人死眾人哀，不請自然來。”“打不起豆腐送不起情，跳一夜喪鼓送人情。”的俗諺，喪事是眾家的，鄉鄰們都會主動前往幫忙。“撒葉兒呵”也體現土家人豁達的人生態度，“歡歡喜喜辦喪事，熱熱鬧鬧陪亡人。”有如莊子的鼓盆而歌，送妻升遐的“哀而不傷”生死觀。“撒葉兒呵”正是一步三顫的載歌載舞中對生命繁衍意識的張揚。

瑞士心理學家榮格這樣說道：“東方人比較聰明，因為他們發現一切事物的本質皆根植于人的心理。在物質和精神未知的本質之間，存在著精神的現實即心理現實，而這是我們能夠直接經驗到的唯一的現實。”<sup>[18]</sup>“撒葉兒呵”本質是一種巫術，亦是連接人和神的祭祀儀式，便於靈魂順利遊弋到彼岸而不滅，其文化構成也像其他民俗事象一樣隨著文化語境的變化而發生流動的嬗變與更新。誠然，傳承文化遺產需創新傳承方式，改編而後形成的“巴山舞”雖然實現了傳統民俗向新文化的轉變，擴大了參與、接受物件和應用範圍，這樣的“舊瓶裝新酒”的辦法便於民間民俗的傳承是無可非議的，但運用土家族山歌、民歌、南曲、花鼓子等融煮而成的“大雜燴”，這種搬上舞臺極具表演性質的改造未免改變了“撒葉兒呵”泯滅土家人赤裸裸的、原生態的虔誠，純粹有為了娛樂和觀賞的特徵等功利的價值取向，改變了土家族喪葬舞蹈本身的精神旨歸，喪葬儀式有不可或缺及其標準規則，關於死亡的儀式與信仰有著重要的心理撫慰功能，它“不但專使個人精神得到完整，同樣也使整個社會得到完整。”<sup>[19]</sup>“跳喪”這種“白喜”不是說土家族對親人的逝去不悲痛，而是對亡者家屬的慰藉和祈福家人平安發達，對幸福生活的美好憧憬。

---

<sup>②</sup> 當地有“男人跳喪跳死一個，女人跳喪跳死一窩”、“男人跳喪越跳越旺，女人跳喪家破人亡”俗諺。

## 參考文獻

- [1] 張正明. 土家族研究叢書[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年4月，第4頁.
- [2] 田萬振. 土家族生死觀絕唱—撒爾呵[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年10月，第86頁-94頁.
- [3] 白曉萍. 土家“跳喪”文化本源探微[J]. 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4)，第53-57頁.
- [4] 黃柏權. 土家族白虎文化[M]. 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年4月，第16-24頁.
- [5] 王善才. 考古發現與早期巴人揭密[M]. 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第130-132頁.
- [6] (宋)歐陽修，宋祁撰. 新唐書[M]. 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2月. 第1179頁.
- [7] 二十五史補編編委會編. 隋書·地理志[M].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3月，第85頁.
- [8] (唐)樊綽撰. 蠻書[M]. 北京：中國書店，1992年7月，第102頁.
- [9] (唐)張鷟撰. 朝野僉載[M]. 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 第23頁.
- [10] 四川黔江地區民族事務委員會編. 川東南少數民族史料輯[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3月，第54頁.
- [11] 江蘇古籍出版社編選. 中國地方誌集成·湖北府縣誌輯(卷56) [M].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 第473頁.
- [12] 江蘇古籍出版社編選. 中國地方誌集成·湖北府縣誌輯(卷56) [M].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第272頁.
- [13] 江蘇古籍出版社編選. 中國地方誌集成·湖北府縣誌輯(卷54) [M].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第467頁.
- [14] 江蘇古籍出版社編選. 中國地方誌集成·湖北府縣誌輯(卷54) [M].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第261頁.
- [15] 湖南省少數民族古籍辦公室主編. 湖南地方誌少數民族史料[M]. 1991年9月，第352頁.
- [16] 江蘇古籍出版社編選. 中國地方誌集成·湖北府縣誌輯(卷57) [M].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第461頁.
- [17] 《巴東縣誌》編纂委員會. 巴東縣誌[M]. 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10月，第535頁.
- [18] (瑞士)榮格著，馮川、蘇克譯. 心理學與文學[M]. 北京：三聯書店. 1987年11月，第247頁.
- [19] (英)馬林諾夫斯基著；李安宅譯. 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M]. 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年5月，第35頁.

(長江大學文學院)